

馆记

玲珑奇巧娘娘庙

唐中才

路过清徐县西怀远村，忽想起此处抬娘娘习俗，不禁驻足，于是便看到了这座玲珑奇巧的娘娘庙。

抬娘娘习俗源于金代乌马河神木的传说。西怀远等四村邑人用神木雕成了圣母娘娘，并相互约为神亲。他们每年七月初一，举办抬娘娘巡游活动，祈佑消弭水患，粮食丰收。这项民俗活动，传承千年，已是影响力深远的本土非物质文化遗产。

娘娘庙，官称圣母庙，主甘霖福佑。始建于金大定八年(1168)，现存主体建筑为清道光年间重修遗存。

庙宇坐北朝南，二进院落，全域占地不足一亩。整体呈前低后高、中轴线对称格局，庙前所配戏台已不复存在。说它玲珑，是因为它庙小而功能齐全，戏台娱神，山门隔开神俗两界，前院迎客，后院祀神，献亭正殿耳房各司其能，是一个完整道家小众神庙。说它奇巧，是因为它形制荟萃，建构灵动。除却等级最高的庑殿顶外，清代北方民间主流古建屋顶形制均在此集齐，古朴与轻巧、华丽与简约浑然天成。庙内砖雕木刻内容丰富，形式多样，儒道兼顾，动静相生，虚实相容。山门巧妙重叠了两个单檐歇山顶屋面，形似重檐。其形制拔高，但不僭越。虽然是地方乡土俗神祠宇，但彰显了区域民间信仰的力量。

山门面阔三间，构造极尽精巧。建筑以青砖隔墙为界，前后各出四柱，明间稍宽，梢间收缩，各形成歇山顶屋面檐廊。整个山门内简外繁，内高外低，视觉层次精妙。立足院内回望，为制式规整的单檐歇山顶；立于庙外远眺，整体合围而成重檐歇山顶观感，虚实造景独具巧思。山门外侧明间辟拱券式门洞，檐下高悬“坤灵无上”横匾，门洞上方正门匾书“圣母庙”三字。梢间左右对称，分立仿木结构砖雕。下承须弥束腰基座，上覆单檐歇山顶，壁身以楹联柱分隔。正中分别刻朱熹《敬斋箴》《孝悌说》，以儒理教化乡民。再次分别雕松鹿云鹤，意取六合同春。两侧钟鼓楼巧借庙宇山墙，嵌仿木勾栏平台，上覆十字悬山顶素瓦结构。勾栏雕渔樵耕读松梅牡丹莲花等。屋角举折，檐翘若飞，

相互勾心。其势静若动，动若飞。影壁勾栏边框，配虚竹、卷草、云纹、暗八仙等。所有雀替更具装饰作用，雕缠枝、二龙戏珠等。龙似游，童若嬉，云如浮，风恰拂，人有思。

登三级台阶，便可入正殿之上。其结构也很奇巧，由献亭和主殿组成。主殿四椽枋悬山顶结构前出一椽通廊。通廊中部前出抱厦做献亭。献亭借用中间两根檐柱，再配两根石柱，形成抬梁式的卷棚歇山顶结构。献亭和正殿自然过渡，有一椽的空间相互衔接在一起。檐下直角交接处承接斜拱，献亭外角布设鸳鸯交互斗，龙象形制下昂向外舒展，开合之势宛若莲花盛放。匠人排布屋面排水坡度精准考究，檐口雨水径直泄落台基之外，不浸木构、不蚀砖石，实用性与艺术性合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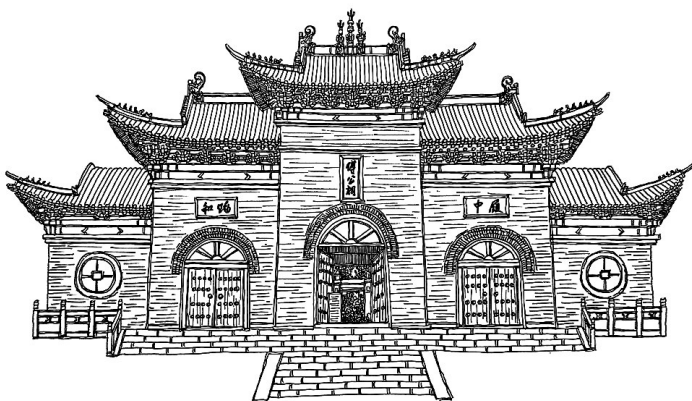


圣母庙山门(资料图)

院落規制层层递进，氛围感错落有致。前后院均为硬山顶厢房，前院通廊带实柱，风格简约平实；后院通廊配垂花虚柱，体量略高于前院，高低分层，章法井然。两院之间仪门为戢柱悬山顶结构，左右山墙配前后四面大型浮雕，有莲生贵子、五子登科等。正殿两侧配耳房，分别祭祀福禄寿三星和三霄送子娘娘。两侧风道以半边悬山垂花柱式结构，巧设碑廊，各立两幢石碑，叙历史渊源，述重缮功德。庙西又毗连一院，现为管理用房。

这座隐匿村野烟火之间的娘娘庙，是清徐县级文物保护单位，集多元古建木构、全套礼制形制、儒道民俗文化于一身，建制分明、匠心深藏。其不逐盛名，自成光华，是地方乡土古建、民间信仰文化里弥足珍贵的遗存。

状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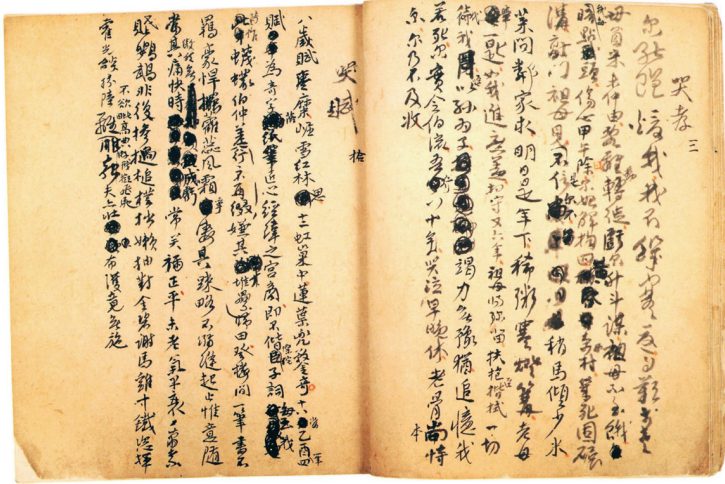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华傅山园之傅公祠山门

籍云燕 绘

《哭子诗》册

杨晓姝



明末清初·傅山《哭子诗》册

世人皆知明末文化大家傅山铁骨铮铮、气节凛然，以一身傲骨屹立三晋、名垂青史。却少有人窥见这位世外高贤的柔软本心，唯有细读山西博物院珍藏的《哭子诗》册，从斑驳洇染的墨痕与字字断肠的诗文中，方能读懂傅山藏于风骨之下、最为深沉动人的父子深情与人间至痛。

傅山，字青主，阳曲人。梁启超将其与顾炎武、黄宗羲等并列为“清初六大师”。他贯通经史，诗文书画医皆成大家。明亡之后，他自号朱衣道人，终身布衣，誓不仕清。康熙朝开设博学鸿词科征召名士，傅山坚辞不赴，纵使被强抬入京，仍宁死不拜、不肯屈节，以一身傲骨守住遗民尊严。

可纵使心性如铁，暮年丧子之痛，仍让他卸下铠甲，将毕生悲怆尽数倾泻在《哭子诗》册之中，留下一卷血泪交融的传世墨宝。

傅山二十一岁得子，取名傅眉。傅眉天资卓绝，幼岁能文，乡里皆称神童。奈何其五岁丧母，恰逢乱世烽烟，父子二人自此相依为命。对傅山而言，傅眉早已不只是血脉相连的嗣续，更是传道授业的门生、风雨与共的知己。

当年傅山因“朱衣道人案”身陷囹圄，生死难料，全靠傅眉变卖家产，四处奔走营救；山居清贫，傅眉白日挽车卖药、操持全家生计，夜半伴灯临帖、研读经籍。那双挽过缰绳、捣过药杵的手，亦能稳稳接住父亲递来的毛笔，在粗粝生计与清雅文脉之间，撑起父子两代人的精神世界。在颠沛流离的苦难岁月里，傅眉是支撑傅山活下去的最大慰藉与支撑。

清康熙二十三年(1684)冬，七十八岁的傅山独坐岷岷山寒窑，眼眼睁睁看着傅眉病榻垂危、油尽灯枯。他一生行医济世、妙手救人，却终究拗不过天命无常。接过儿子临终“愿在吾翁双膝前”的绝笔，五十余载相依往事奔涌心头，老人瞬间老泪纵横。

他踉跄移步案前，颤抖执笔，写下十余首悼亡诗。此刻落笔早已无关技艺，唯有剜心之痛肆意流淌。从“儿命亦何艰”的幼年孤苦，到“老骨本恃尔，尔乃不及收”的绝望长叹，字字泣血、句句断肠。写至“此笔真绝矣，砚池墨泪涟”，心绪彻底失控，大片墨渍洇开，恰似止不住的泪洇。

整卷《哭子诗》册楷、行、草三体相杂，笔墨支离纵横，是傅山“四宁四毋”书学理念最极致的实践：宁丑毋媚，宁拙毋巧，宁支离毋轻滑，宁真率毋安排。通篇诗文涂改交错、墨污遍布，多处字句整行涂覆，全无刻意章法。这份不假修饰的凌乱拙朴，不是技艺欠缺，而是极致悲痛冲破理性桎梏、真挚人情彻底决堤的真实写照，是最纯粹、最动人的笔墨真情。

品读此卷，常令人想起颜真卿的《祭侄文稿》。二者同为血泪铸就的千古墨宝，悲意却截然不同：《祭侄文稿》如惊雷乍破，是骤然降临的家国之痛；《哭子诗》册则似秋雨连绵，是半生朝夕相伴、性命相托，一朝永别、心神崩塌的空茫与衰竭。写完诗册仅四月，心力耗尽的傅山撒手人寰。

从前读傅山，我只见其拒荐举、不跪拜的孤傲气节，惊叹其诗书画医四绝的出众才情。如今立于展厅，凝视《哭子诗》册泛黄纸卷上的斑驳墨痕，方才读懂一个完整立体的傅青主。

他是傲骨铮铮、坚守家国气节的文化大家，亦是心怀柔肠、眷恋骨肉亲情的平凡父亲。一卷《哭子诗》册，褪去了他世人皆知的锋芒与孤傲，留存的是最纯粹的父爱、最真切的悲恸。刚是传世风骨，柔是人间真情，一纸泣血诗卷，便是最鲜活、最真挚的傅山。

